出版说明

本卷辑收傅雷先生所写各类书简。第一部分，为致友人或单位的书信二一六通，绝大部分录自残存的原信手稿或副本，其中致黄宾虹宋若婴夫妇书信九十通，系从《傅雷书信集》（手稿影印本，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）中辑选；致傅聪波兰钢琴教师杰维茨基教授书信十四通，发现于一九九六年底，现由金圣华教授从法文译成中文。信件按受信人首次受信时间先后编列；但为保持有关内容的连续，个别受信人的编序稍伯调整。经过"文革"的洗劫，傅雷先生写给诸如钱钟书杨绛夫妇、柯灵、庞薰[redacted]等老朋友的书简，皆荡然无存，实为憾事。第二部分，为《傅雷家书》，是傅雷夫妇写给儿子傅聪和傅敏的家书摘编，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；据三联书店一九九[redacted]年第三版排印，原书所载序言、附录及编后记，俱予保留。

凡本卷辑收的文章，除改正个别错字外，行文一仍其旧，以存原貌，以取其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次

致友人书

致罗曼·罗兰（二通）/4
致刘　抗（二十一通）/8
致黄宾虹（九十六通）/48
致宋若婴（二通）/133
致成家复、朱喜棣（一通）/135
致宋　奇（十二通）/139
致宋　希（二通）/164
致杰维茨基（十四通）/167
致李广涛（一通）/189
致夏　衍（五通）/190
致人民文学出版社（十三通）/199
致郑效洵（三通）/221
致王任叔（一通）/225
致王任叔、楼适夷（一通）/226
致楼适夷（三通）/232

致中国青年社思想修养组（一通）/238
致人民出版社编务室（一通）/239
致马叙伦（一通）/240
致徐伯昕（一通）/241
致周煦良（一通）/243
致黄　源（一通）/244
致周　杨（二通）/247
致牛恩德（三通）/250
致萧芳芳（一通）/258
致汪孝文（九通）/259
致汪已文（六通）/270
致周宗琦（一通）/276
致罗新璋（一通）/278
致叶常青、季碧（一通）/281
致成家和（五通）/283
致成家榴（一通）/295
致石西民（一通）/297
致林散之（一通）/299
致朱人秀（一通）/300

致友人书

致罗曼·罗兰

第一通　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

大师座右：

尊作“名人传”三册，现已译竣，祈允予付梓出版。此请沉吟迟久，盖因译述未完，迄无把握也。

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，已哺育万千青年，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，中译已落后手。个中原因，容弟子追述一二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。

曩者，年方弱冠，极感苦闷，贾舟赴法，迅即笃嗜夏朵布里盎、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。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，神经亦复衰弱，不知如何遣此人生。无论漫游瑞士，抑小住比国修院，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。偶读尊作《贝多芬传》，读罢不禁嚎啕大哭，如受神光烛照，顿获新生之力，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。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。尔后，又得拜读《弥盖朗琪罗传》与《托尔斯泰传》，受益良多。

鉴于此番经历，愚曾发愿欲译此三传，期对陷于苦闷中之年轻朋友有所助益，以此等青年在吾国亦为数不少耳。然因种种缘由，至去年十一月方嘱笔，于近期始得完成。

再者，促成此事后，尚有另一想法。先生当知中国人之性气心理，自有传统。吾国历四五千年而未藉任何宗教以为支持，道德之追求，亦异于世界其他民族。孔子倡遵中庸，主张克己，强调尊卑，尤宜顺乎天理。老子揭示文明之欺罔，诋斥虚伪尤

力。遵循孔子遗训，吾人安于平静、勤俭、欢愉之生活，知足常乐。受老子之影响，贤人智士大率洒脱高蹈，超尘出世。既无强行信奉严紧宗教之事，亦无率然能命于万能上帝之举，足为吾人所不堪忍受者也。

然此黄金时代已成往昔。欧风东渐，时事遂多变化。今日之民鼠，既不能效法举奉孔老之先辈，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，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，一旦摆脱羁绊，还我以更伟大、更完善、更纯洁之面目。顾精神平衡由足失却，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，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。

第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，不可摇撼之意志，无穷无竭之勇气，出现于世人面前，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。至于弥盖朗琪罗，以其意志与才力不称，此种悲剧命运于吾人为鲜闻矣。

若托尔斯泰，其不抵抗主义宜乎我辈深长思之。读尊作《托尔斯泰传》之前，愚曾有一幼稚想法，自谓遏止内战之良策，莫过于不纳税不当兵，取与办实业之法，一举消弭失业与军队。士兵转而做工，收入既丰，人身亦得安全，何乐而不为耶？彼等兵众受人雇佣，仅为糊口而甘冒锋镝，情实堪怜。待将帅手下无部卒，欲作战即请其自赴疆场，庶免无辜送死，岂非“勿以恶抗恶”之不抵抗主义欤？

至于托翁致辜鸿铭函，相似之见解，从一意大利将军处亦曾敬闻。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途次罗马，得缘拜识加维里耶[1]元帅，闻其宏论如下：

现代西方文明已步入崎岖危途，焉能长此以往而不作变计？中国有何效法之必要？值此人间惨祸，欧洲各国创钜痛深，且劫难未已，中国自宜趋避。须知种田耕地，为个人最好之营生。元帅追忆一九〇八年远东之行，认为中国人乃最勤劳、最淡泊、最平和之民族，身体耐力亦强于世界上其他民族。各种气候，俱能适应，且饮食有节，消费少而出产多。即使加恶于其人，无论在中国本土抑在域外，也从不抵抗，而最后胜利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属之焉！元帅以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公司占区之华侨为例，称虽受不公平法律之压抑与欧洲官员之苛待，复被本国政府所遗忘，然彼等均能逆来顺受，埋头苦干，就地汲取滋养（该地区之贸易命脉，似均握于华人之手）。元帅作结道：中国人不能，也不必有组织，“无组织”更胜于“有组织”。中国无需发展工业，步近代文明之后尘。体魄与道德方面但得保持本色，自能脱出困厄。因不抵抗之效用，实胜于诉诸暴力。

加维里耶元帅是否托氏弟子，不得而知，其持论当基于参加欧战之个人观感。元帅直视不肖为中国新一代数典忘祖之代表，其责难之辞使愚思惟再三，类乎今日译毕托翁传之掩卷深思欤。

上述想法，杂然胪列，更兼法文表达欠佳，甚以为歉。区区教藉此函，以获明教。先生乃当今人类一大巨星；先生所言，犹托翁之于上代人，不啻先知式之预言。

倘蒙赐覆，并允权充代序冠于拙译之前，则欣慰何如。缘此而得时亲教言，更将引为幸事。特先申谢，并请接受一远方弟子之敬意。

傅怒庵顿首

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

附言：能有幸获赠一帧签名照片否？

第二通　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

大师座右：

六月三十日赐书奉悉，不胜感激。尊作“名人三传”，译稿已为商务印书馆接受，该馆系我国最大之出版社，惜乎书待明年方能印就。鄙人已将大札译成中文，同时亦已复制所赠照片，冠于《托尔斯泰传》卷首；特此再致谢意。

先生于英雄主义所作之界说，与鄙意十分契合，足证不肖虽无缘拜识尊颜，实未误解尊意，良可自慰。

近想迻译尊作《昔日音乐家》与《今日音乐家》，因余笃嗜音乐，此其一；再者，真正之中国音乐尚不存在，或说已不存在，故尤应介绍欧洲音乐，以音乐家之人格更重于音乐也。先生上述两部大著，于尚未有切当之听觉，一味注重教化之吾国听众，当大有裨益焉。

此信拟托一赴欧友人寄交，因时间仓卒，恕不多写。

至于敬隐渔，苦于无法获致确讯。一说此人已疯，似较可信，因已听说不止一次；一说业已谢世，尚无法证实。

最后拟告，不肖正如来教末段所言，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，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，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。虽知吾辈努力不至于全属枉然，但确乎甚少把握。旷日以待，犹如临终受难，道德信念也将为之动摇！祈各方以援手，实吾人之急需！草草奉复，敬颂

近安！

后学

傅怒庵再拜

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

于上海吕班路二〇一弄五十三号

致刘抗*

第一通　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

抗兄足下：

来黄须知想可寄尘座右，沿途详情已见致内子书中，当蒙寓目。弟方开始译事，拟待尊驾到后偕同上山。梅馥若有意同行，请烦途中照料，何日启程，望先函示。旅社近旁有天然游泳池，甚佳，来时可兼带浴衣浴具；惟潭底多石，弟今日足指为破，未免美中不足。再囊中若宽裕，可携罐装牛肉鸡鸭之属，因此间一切都好，只苦佐膳无物。大师大展今日开幕，盛况如何？入山后与世隔绝，国事不可闻矣。其实闻亦无用，不如听之。张弦兄归去也未？请代致意。邦干处亦恳道拳拳。匆匆，即问

暑安

弟

怒安再拜

七月一日

此间终日不出门，可不用扇。温度如何，兄当以此度之。

[附]旅行黄山须知（切勿遗失，随身查看。）

（一） 从上海到杭州，下午六时五分开，晚十时四十七分到杭。此车最凉快。车票二等为四元七。

（二） 下车后如行李多，可托脚夫寻旅行社招待（在站上就有），由伊代领送到旅馆。自己可雇洋车直赴旅馆，车站到湖滨顶多大洋二毛五分，但要预先讲明，因杭州车

夫最会敲竹杠，车夫多会拉客人，切防遗失物件。

（三） 杭州旅馆、西湖饭店单床房间二元，还不坏，也凉快。

（四） 若要便利，可隔夜托旅行社招待，叫他明天清早到旅馆来接，给代办到黄山的手续。若行李不多，可自己于清晨七时左右乘洋车（最多约二百文，路极近），到迎紫路公路局买票。车有两班，一于七时三十分开，一于八时三十分开，以乘第二班为宜，车在八时前十分靠站，此时须在待车室门外等，车到应争先抢上，座位拣第二排靠窗的（第一排要被人挤的），既风凉又便买东西，最后面的座位最坏。车上写的是“杭州——屯溪”或“杭屯直达”。买票时（在站上先买，七时余即可买到，要说明乘第二班车）说从杭州到黄山联运票，售票窗口很多，应先在窗口上面的表上查看，有杭徽路的一个。车价八元，不分等级。

（五） 行李可将铺盖衣箱“画架画布画箱”（以上三物预先妥为捆绑一处，要包扎得好）统统打行李票，二十公斤内不收费，过二十公斤者每十斤收八角。随身只好带顶小的小皮箱，放什用东西的。因车上地位极狭，随身东西一多，势无插足之地，自己讨苦吃。

（六） 随身应带扇子、手帕（多多益善）、手巾、肥皂、花露水、牙刷、牙膏。橘子（若买得多可叫水果店装纸匣，扎的要麻绳，万不可用竹篓，一要割破手，二要散在地下，像我这次吃苦不小），途中午餐时，可饱餐二枚。解渴清心无上佳品。痧药水、万金油，亦以随身置备为妙。蚊香也要，在杭州旅馆里也用得到。

（七） 从杭出发前，先在旅馆里叫一碗面；沿途只有茶叶蛋可买。吃饭要在唇溪站，在下午一时左右。

（八） 手杖不必带，黄山有卖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（九） 黄山有邮局，挂号、快信邮汇票俱全。

（十） 若托旅行社招待办手续，他可送你上车，一切便利，但另外要给他一元小账。

（十一）从杭州到黄山路上极热，穿得愈少愈妙。

（十二）从杭州到黄山的车子天天都有，徽州叫歙县站，要在此下车。切记切记。

来时应带电筒，多预备干电二卷。

第二通　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

抗兄：

三十日手札至十日方到，路遥迢迢，想来倍增怅惘。黄山景色时时萦回梦乡，前夜当偕梅馥卧游，仿佛又在。中旅张经理告以兄等已去松谷庵，今来信果然，岂冥冥中已有灵机预感耶！文殊之虱，狮林之臭虫，此次竟饱餐十余日，亦是机会难得。梦中尝见尊作风景画多幅，惜模糊不能辨识，更不复记忆，只能待将来到沪时一饱眼福矣。手札写来满纸清幽绝俗，想兄艺人性灵，天生美满，加以《论语》《人间世》多所亲炙，益饶小品丰趣，可喜之至。弟等来乡倏将二旬，日惟于笔墨及竹林中厮混，此间景色宽广平坦，一望皆绿，与山地相较，自然开旷，但未免失之平凡庸俗，一如吾乡土大少平，岳家人口众多，终日惟闻小儿号啼、老人念佛，益真正中国风味也（多产与迷信原是内地两大特色）。兄回沪后作何消遣，便中尚望用幽然心情观察幽默事，多写些幽默信来解解闷。草草，即问

艺祺

弟

安、梅馥附笔

八月十日

第三通　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

抗兄：

接手书并照片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梅馥先看信，等她读到……病危一句，我就毛骨悚然，浑身发冷，与足下作书时真有同感。呜呼天乎，如此好人，如此典型的艺术家，但愿皇天保佑，安渡难关。信到时我们正在打牌，从此就怀怀无复牌兴，心头好似压了一大块石头。几年来早晚相见的朋友，一别才未两月，遽尔身染沉疴，何况关山远隔，一些信息都得不到，尤使我凄恻欲绝，悲痛欲涕，假如你有什么消息，千万赶快告诉我，我们真是如何的挂念他啊！

照片中很有几张“杰作”，“天都探海松”与“天都望后海”两帧，若有机会请代放大，如普通小说版本大小，要放得精，印得精，钱归我来付，不必客气。看了这些游踪，真使我神思恍惚，说不尽的感动！

上海酷热，如兄所言弟等在乡可算做了半个神仙，决没像你所说的那种苦。只是一件，就是常常想念你们几位朋友。大师回沪没有？济远近况如何？你是否还得上暑期学校的课？回来后黄山的风景又画过几张？前后一共画了多少？家和近来见面否？心绪若何？均在念中，便请一一告知为盼。

人浩下年度如何计划，甚念。

弟

安草复

八月十九晚

昨天寄你一本小说，收到没有？这本书是抽版税的，有机会请在同学方面宣传宣传？好让我多赚几文。

第四通　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

抗兄：

昨夜一函甫发出，今日又接噩耗，悲恸之情，难以言喻。此次伊定欲回家，甚至有“无钱将徒步归去”之语，岂冥冥中已预感将回老家耶！言念及此，更想起他的一生遭遇，坎坷潦倒而始终保存完满无缺的艺人人格，在这种时世尤为难得。讵天不永年，徒令故人欲涕无从，犹忆弟赴黄山前一小时，伊与兄及邦干、尧章等四人来寓送我，今彼长辞此世，我意欲谋一奠而不得。呜呼，痛哉！人生如朝露，尤使人感慨不已。临书泫涕，不知所云，亦不能终篇。附上支票一纸（八元），请持向霞飞路吕班路口大陆银行兑现后，即在该行购一八元礼券（说明丧用，并讨一绿色封袋），外面请代书“奠敬”二字，下署“弟傅雷拜具”字样；吊礼应交何人代收，请兄作主可也。校方对他有何表示，大师又如何？虽说一死皆空，但我还想知道知道世情冷暖，详请续告为盼。

耑此拜托。即颂

日佳

弟

安拜启

八月二十日晚

第五通　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

抗：

二十一日有挂号信寄你，其中附着一张大陆银行的八元钱

的支票，收到没有？怎么没有回信？使我们非常挂念。同日我又写信给大师，向他提议：（一）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条新闻（这是不费一文的），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；（二）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；（三）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，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；（四）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。但信去后亦迄无回音，甚为诧怪！望见信后速即复我！大师有没有回沪，照理他不能久游在外。邦干已来校否？若来请将去信给他一阅。还有什么别的消息，请一一告知为要，我们这一晌始终为张弦的事情悒悒不欢。草草，祝你

康健

怒庵

梅馥

八月二十八日

我译的小说收到未？读过未？有何感想？

第六通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

抗：

你意想不到是我在南京写信给你吧！你的地址是我在你给邦干的信封上见到的，确实与否，毫无把握，姑且试试罢了。我来京已有三日，今晚夜车归去。洛阳之行，已经决定，十日内即须出发。征人心绪此刻已萦绕梦魂，想到离开这江南的故乡，离开妻子朋友，总不免有一番儿女心肠。你们何时返旆，我极希望你能早早回来，我们痛痛快快再叙首几天，以后的日子渺茫得很呢！

怒安

十一月四日夜九时

第七通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刘抗、邦干二兄，瑶章小姐均鉴：

别来经旬，中州道上仆仆风尘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北来别无所苦，惟尘灰蔽日与客中枯索为两大恨事。汴洛二地天天为人家座上客，口腹之欲大大满足了一番。黄河鲤鱼的鲜嫩肥美，决非江南任何鱼鳞所可比拟，且一鱼数味，味味特别，厨役多名手，甜咸酸辣处处合格，即我们办事处的庖丁手段亦复不恶。滕参事陈司长两大委员已于昨夜夜车东返，此刻只剩我和一个科员，他们仿佛是押解官，而我们就和充发异域的囚犯相似。遥望南天，想见海上故人日日欢聚、夜夜无宵之慨，真不胜今昔之慨。会中办公处借在河洛图书馆内，这是一所三进三院的大房子，布置得玲珑可爱，幽雅清净，算是此地数一数二的住处。我住一小间，作为卧室兼书房；外面一大间，分为二小间，半为办公室，半为会客室。科员一人即住在靠边的办公室内，今天正在裱糊粉刷添办家具，忙个不了。那位科员为人不大聪明，此来一切记账等等的杂务，也得我自己管理，你们想麻烦不麻烦。而且调查部门的工作十分繁重，要摄影，要测量，要绘图，要记述，要考据。石窟共有一二十个，长半里余；每窟内有造像十余至七八十不等。以后我们出发工作时，将住在龙门，一连做六七天的工作，再回城整理材料，略事休息。这样循环不已的工作，大概要做到旧历年底。此外再加公事来往，函牍往返，实在够头痛了。只因会中经费有限，不能请邦干来帮干，但滕固答应慢慢替邦干想法子。你们近来情形如何？这几天一定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过了二十五（周），千万写长信来。张弦的画款须得早早收集。我家梅馥近况若何？望你们多多照顾她才好。匆匆暂止于此。顺问

各位起居，并颂

纳福

弟
怒安手启
十一月二十一日

来信寄　河南洛阳图书馆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洛办公处。洛阳城名气太大，实际太寒酸，还远比不上杭州的一只角。

第八通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抗：

洛阳这地方真是徒负虚名。我这一次的来，大半可说上了滕固的当。要是早知这么繁重的工作和不大安全的环境，我一定不会无条件的答应下来。龙门那边是土匪出没之区，虽有保安队二小队驻防，也得时刻小心。别的犹可（仿白玉霜句：还只犹可），要时刻小心却叫我难受了。因为我素性随便，不会掩掩藏藏，加上那边的土匪并非怎样的大股，只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觑个机会上板（沪音），这可就防不胜防了。此刻木已成舟，只有硬硬头皮前往，要是被他们绑去，也可向他们探听多少民间的真情实况。还有一层，古物会那般委员，早不派晚不派，偏拣这寒冬叫我们来，这又是非常难受的。衣服穿得少固然怕冷，穿得多又不便上山下山的工作。我在上海做衣服时，竭力不要好的料子，但到此之后，才知即穿布罩袍也有肉票资格；且尘灰飞扬，头上身上脚上无处不受包围，无论什么衣服都觉是白白糟蹋，我真不知穿什么衣服才好。这几晚月光分外的好，寒月照古城，别有一番情调。想起这洛阳，从周代到汉晋南北朝，都是争战之场，也是广厦千间、宫殿万重的名都，而今铜驼荆棘，惟土墙败垣纵横目前而已，哪还有丝毫古都的痕迹，如罗马那样？中州夜月就显得在凭吊荒城一般，千里征人对之更引起无限乡思。几晚乱梦颠倒，无非是你们这些朋友和中风、白

板对碰之类。十八九岁时，浪漫底克的热情和幽思，重又在心中萌芽起来；一个人不离别，就不知道友谊的真价，我想这种情况并非一定是我吃不惯苦的现象，只要是有情人处此境地，便无论如何也免不了的。异地风光即是明晃晃的太阳，也没有笑脸的，何况加上冷酷尖利的风沙呢？北方人的愚鲁迟蠢，大概也是天地逼成的。我们的厨子很会揩油，做菜也恶劣了。唉，恁是如何。饭桶在银钱上面，总笨不到什么地方去的。昨天画伯来信说，你和他将来洛阳写生，我想你决无此傻劲，在此大冷天背了画箱来吃风沙的吧？画伯是在象牙之塔的炉火旁边，说写意话而已，是耶？否耶？愿有以教。我昨夜梦见邦干、瑶章二人仿佛已经结合了，大概他们的喜讯已经不远，所以故人梦里已有先兆，请你告诉他们，预贺他们。梅馥来信说，二十五日为薰棻葬母之期，这几天他大概会到上海来一次呢！见面时望告诉他，我已有信到北平去。你们近来玩些什么？张弦画款收数如何？我处存款可早早提出，另行存放银行，也好让我卸卸责任。河南本地戏，已去观光过一次，土话很多，不大能懂，据说是粗俗得不堪入耳，大概“入什么”的话一定极多；唱词也不好听，不论男角女角，都尖着喉咙小声小气的嚷，初听尤觉刺耳；场子也简陋可怜，如乡下临时的台子，池子中间搭了一个大天棚，如是而已，真正大失所望。此外也有几家京戏的戏院，电影根本没有影儿，而且各种戏院晚上十点半就终场，也是乏味。你想看戏只到十点半，算得看戏么？这不过像听了一次演讲。我们明天下午得上龙门去住，在那里还要吃比洛阳更苦的苦。每五六日回城一次，那才是入地狱呢（说好听些是真正的“深入民间”）！现在只想把摄影测绘诸事快快赶完，将来整理时，可在洛阳坐在炉火旁边工作了。我今天去买了一支派克真空管的笔，价二十四元，这是我久想买而舍不得买的，现在有了差使，似乎可以略略奢侈一点。这封信就是初次试笔，成绩如何，有目共赏，不必多说。照我在沪所见，价钱并不比

上海贵，笔尖也没有从前非真空的那么硬，而且举起望亮处一照，就可看出墨水的贮量，这在我的乐趣也不下于阿聪的自玩自乐，哈哈！不要懒，多多写信来！还望多多拜上邦人浩兄前也请致意（勿忘！）

弟

怒安

十一月二十七日试笔

第九通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下午

刘抗、邦干、瑶章诸弟妹均鉴：

望君等来书，几若大旱之望云雨，有似豫西灾民一般，久待不至，未免渐生怨望；历次家书中已经迭有微词，老弟等得无有面红耳赤之时乎？前日接勉仁兄信，知美专竹杠还要在大新再敲一次；体察下情，也就把怨望之意稍稍解淡了些。今日星期，特地到本城各中学、各师范，去拜访旧门生。与家和同班的黄佩芬小姐，昨天来访，今天就去答拜，哪料她病了。又去访问其他几位，均未遇而返。归寓枯坐，“朵云忽降”，不禁狂喜！喜出望外，其喜一也；乐众弟妹之乐，二也；乐老伯伯奶奶之乐，三也；乐众男女呼斥大教授、异邦蛮歌狄舞下场，痛快淋漓，其乐四也；乐小刘抗“群玉山头”，大享艳福，与乎饱餐“徐悟音”小姐“艺术品”般的容颜，饱聆“神仙”“天使”之情歌绝唱，其乐五也。谪居中州黄土间之穷叫化，有此五乐，其不乐死也者几希！时已过午，腹犹未饿，乐之程度可知。倘贤弟妹常有此等好信寄来，愚兄必能辟谷长生，超登仙界，永永保佑你们在安乐窝中享乐。此种酬报，丰厚极矣，弟等其亦垂涎三尺乎？

以上是开篇，现在言归正传了，听官们洗耳恭听才是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